从经典性到审美愉悦：殷企平文学研究的内在演进逻辑

From Canonicity to Aesthetic Pleasure: The Inherent Logic in Yin Qiping's Literary Research

黄　晖（**Huang Hui**）　万中山（**Wan Zhongshan**）

内容摘要: 从对立到共享的价值范式转向，正成为后工业社会超越工具理性、应对现代危机的全球性共识。殷企平敏锐地洞察到此中机理，系统阐释了共享价值观生成的社会文化基础、文学审美向度及共同体情感诉求。其研究起始于英国小说典籍，后延伸至文化理论与工业文明批评，呈现出为“经典”立法、为“愉悦”正名、为“共同体”塑形的逻辑进路，有力回应了“去经典化”与“独体论”思潮。以跨学科为方法，从批判走向建构，殷企平的治学理路既彰显了“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视野与时代担当，又为构建兼具本土关怀与世界意义的知识体系拓展了路径。

关键词： 文化批评；殷企平；经典性；审美愉悦；共同体

作者简介： 黄晖，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非洲文学研究；万中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Title: From Canonicity to Aesthetic Pleasure: The Inherent Logic in Yin Qiping's Literary Research

Abstract: The shift in value paradigms from antagonism to sharing is increasingly recognized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worldwide as a way to transce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address modern crises. Yin Qiping traces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this shift and explicates the socio-cultural foundations, literary-aesthetic dimensions, and communal affective appeal that underpin the formation of shared values. His research begins with the canon of British fiction and then extends to cultur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t follows a logical trajectory: setting norms for the canon, defending the legitimacy of pleasure, and envisaging the forms of community. In doing so, it offers a response to prevailing intellectual trends such as “de-canonization” and theories of “singularity.” Yin's 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ly approach, which proceeds from critique to construction, manifests the cultural vision and sense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encapsulated in the ideal that “all

civilizations can appreciate each other's beauty while valuing their own and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In this respect, his research expands possible pathways toward constructing a knowledge system that is both locally grounded and globally significant.

Keywords: cultural criticism; Yin Qiping; canonicity; aesthetic pleasure; community

Authors: Huang Hu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African Literature (Email: huanghui@188.com). **Wan Zhongshan** is a Ph. 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 is currently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Neil2599@outlook.com).

殷企平是外国文学与文化批评领域著名学者，国内率先将“共同体”概念引入外国文学研究视域的理论家之一，其研究始终立足中国社会转型现实，聚焦全球现代进程中的精神危机。他敏锐觉察到，国内外学术界普遍盛行的“去经典化”思潮渐趋泛滥，严重遮蔽了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同时，“独体论”学说经南希（Jean-Luc Nancy）等人系统阐发后影响日广，但其理论局限性值得反思。鉴于此，殷企平通过整合卡莱尔（Thomas Carlyle）、阿诺德（Matthew Arnold）、罗斯金（John Ruskin）和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文化批评思想，梳理自黑格尔（G. W. F. Hegel）和马克思（Karl Marx）以来的共同体观嬗变历程，有力回应了相关狭隘论断，初步形成经典与共同体互释的跨学科批评框架。在此基础上，他持续对经典、愉悦、普通读者、共享、共同体等概念进行阐发和挖掘，建构起一套以经典性为支点，以审美愉悦为纽带，最终指向共同体愿景的独特批评体系。本文将从经典性与经典化的概念辨析、经典与愉悦的关系辩证，以及共享愉悦的共同体形塑三重维度递次展开，以还原殷企平文学研究的演进理路，揭示其为外国文学批评做出的独特贡献。

一、经典化与经典性之辨

殷企平的学术研究始终秉持以文学回应时代、以文化探赜文明的人文精神，其经典观的形成，深受英国小说和文化批评传统影响，暗含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建设的高度关注。他在充分吸收卡莱尔、阿诺德、威廉斯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独具理论纵深的经典认知体系，其核心在于揭示文学经典生成、文化观念流变与现代社会转型三者间深刻的互动关系。聚沙成塔，非一日之功。对此种关系的阐发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嵌入在他对工业文明批判、共同体精神阐发、普通读者关怀，以及审美愉悦追求的整体学术谱

系之中，历经数十年思想沉淀。

何为经典，其现实意义何在？要探讨文学经典的生成机制，首先须回归其本体，厘清经典的价值与属性。殷企平对经典价值的理解，起初以文化批评为理论进路。他在文章“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中援引阿诺德对机械文明的批判指出，文化产生于“社会转型”或“机械文明引起的焦虑”（75），而文化观念流变正是对此种焦虑的回应。此一“批判机械主义”理论脉络，从卡莱尔走向成熟，经阿诺德得到充实，后由威廉斯、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等人不断延伸，衍生出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霸权、文化资本、文化诗学、文化无意识等诸多概念。殷企平认为，这些文化概念万变不离其宗，即表达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的转型焦虑；而文化本身作为焦虑的回应，可通过“批评实践”和“提供愿景”来“化解焦虑”（77-78）。这一认识为其后续阐释经典的文化书写属性埋下伏笔。在此视野下，文学经典的价值呼之欲出：其一是参与愿景描绘，为共同体发展绘制蓝图；其二是作为文本对象和文化载体，与批评赏鉴形成互动。二者皆有助于现代性焦虑的缓解。

随着学术焦点发生转移，殷企平更为重视对经典之审美与跨时空属性的挖掘，逐步形成反对去审美化与泛政治化的经典观。他在这方面深受迦达默尔（Gadamer）艺术哲学影响，强调作品及其“审美存在”超时空的“同时”性和“同在”性（《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 166-167）。在“经典即‘摆渡’：当代西方诗歌的精神渊源”一文中，殷企平特别诠释了经典的审美与超时空特质。他虽认为“不存在简单明了的经典定义”（10），但将“摆渡性”视为“西方诗歌经典的核心要素”（16）。所谓摆渡，即命名和连接。前者把源始语言转化为诗性语言，过程中伴随着激情、喜悦、疼痛，以及一种艰辛的愉悦。后者把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成一体，它跨越时空、追求永恒、维护尊严、体现美感。在二战前后的社会危机背景下，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笔下的“焦虑性”语言、美国诗人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作品中的“历史感”，以及西印度群岛诗人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诗作中的“文本互文”，无不体现诗歌经典的摆渡属性及作者们“链接时空的精神诉求”（16）。基于此种洞察，殷企平尤为赞同国内学者陈众议和美国评论家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观点，认为陌生化是“经典之路”，而经典“使美感增加陌生性”（9）。由此，文学经典与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得以初步揭示——经典既是对转型焦虑的文化回应，亦是通过审美摆渡实现精神连接的超时空载体。

经典何以生成，其评判标准何在？沿以上路径继续深拓，殷企平辨析和延展了经典化与经典性的概念分野，并以此作为驳斥去经典化学说、捍卫经典价值的逻辑起点。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受文学社会学、新历史主义等理论

影响，国内外掀起一股去经典化浪潮。对此，殷企平与张隆溪看法一致。张隆溪把这种来自内部的质疑，视为对经典的威胁，并认定那些“基于阴谋论的‘去经典化’必然失败，因为那是对经典的性质一种根本的误解”（72）。殷企平也认为，此一热潮虽在引导读者思考何为经典等方面有功，但大有颠覆一切经典及其标准之势，甚至高擎民主和正义旗帜，否认文学的特有本质。为捍卫文学经典的内在审美价值，殷企平引入并深化了科尔巴斯（E. Dean Kolbas）关于经典化与经典性概念的区分。在“经典化和经典性”一文中，殷企平清晰地划定了此两种概念的内涵疆界：“经典化有赖于作品外部的条件和环境”，而“经典性扎根于审美判断”、镶嵌于“形式审美特征”，“两者有着质的区别”（147）。

该文指出，“经典化”议题讨论的是“经典生成和传播的条件”，它倚重作品的“文本性”，关注文学作品进入经典序列的外部运作机制，且多少掺杂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话语等因素”（141）。许多去经典化论者因此认定，经典不过是特定历史语境下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物，其作为一种文本现象，可“与非文学文献等量齐观”（142）。后现代主义者莱斯利·菲德勒（Leslie Aaron Fiedler）和文学社会学旗手安德鲁·米尔纳（Andrew Milner）便是这方面典例。殷企平对他们颠覆经典的主张予以强烈反驳。因为类似论调，看似重视大众与平等，追求民主与正义，实则遵循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易原则。它消解了经典背后真实而个性的审美判断与审美体验，一味强调文本的档案记忆功能（过去），从而剥离了作品批判现实（现在）、描述愿景（未来）的潜能，使其不得不服务于市场消费逻辑。殷企平在此基础上指出，“经典之所以是经典，经典化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相关作品的经典性”（143）。

“经典性”概念是指“对一部作品的认知内容的审美判断”，更偏重作品的“形式审美特征”及其“优越的特殊性”（143）。它根植于作品的艺术形式与思想认知，强调作品超越时空的美学价值，且始终“离不开审美愉悦”（金佳 11）。殷企平强调，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其“思想维度”与“象征手法、叙事结构、故事情节、人物塑造”等形式审美维度，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典化和经典性”144）。狄更斯作品《远大前程》的批评接受过程，便揭示了去经典化的弊病。该小说的经典性在于，其审美维度上的艺术魅力使读者产生愉悦，进而激发他们追寻作品背后的重大意义。但一些去经典论者，只专注其中“某个思想主题，而置审美维度于不顾”（144）。他们将小说思想局限在由颠覆走向隐忍的表达框架内加以批判，却忽视了其中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歌颂，以及背后“超越时空的审美判断”（144）。

去经典化何以极端？经典性的价值何在？殷企平鞭辟入里地指出，去经典化之所以趋于极端，原因就在于“忽略了经典性的存在，忽略了文学作品

审美维度的重要性”（“经典化和经典性” 143）。这种极端化倾向将导致的后果有三：其一，“文学批评的异化”（“西方文论关键词：普通读者” 46）。批评沉迷于意识形态阐释与晦涩术语，却对文本的审美品格失声，动摇了其立身之本。其二，对普通读者的排斥。重理论概念，轻美学感受，从而把普通读者隔绝在外，加深了专业研究与公共阅读的鸿沟。其三，文学经典的非文学化与边缘化。经典被简化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文本差异被抹平，评判标准滑向价值相对主义或纯粹的政治审视。

为匡正此弊、捍卫经典价值，殷企平以阿诺德的文化观、威廉斯的共同体观及克默德的美学观等为思想资源，重申了文学作为审美对象与文化载体的根本价值，重新将经典的生命力锚定在了广泛的阅读实践和大众的情感共鸣上。这既是对去经典化理论的有力纠偏，也为推动经典在社会转型中发挥其焦虑缓解与价值观引导作用，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托。

二、经典与愉悦的关系

对经典化与经典性的区分，确立了经典的审美根基，从经典性到审美愉悦的推进，则进一步为评判经典提供了具体的美学标尺。殷企平的理论思考由此完成了由“破”到“立”的关键转换。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经典与愉悦是何关系？愉悦标准由谁评定？审美愉悦怎么定义？其对经典价值的实现有何作用？其中肌理，可从殷企平的研究中窥见一斑。

首先，经典的“必要前提”是提供“审美愉悦”（“经典化和经典性” 144）；其次，审美愉悦的“试金石”是“普通读者”（“普通读者” 53）；再次，普通读者获得愉悦的过程，不单是一种审美体验，更是一场“文化实践”（张琰 19）；最后，愉悦作为连接普通读者与经典的桥梁，客观上可以使经典的审美与文化价值产生实际效用：“在个人层面，它有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在社会和国家层面，它有着不容小觑的文化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 96）。概言之，经典与愉悦相辅相成。这一辩证的逻辑演绎，将此前对经典内在特质的形式辩护，推进到对经典价值实现机制的动态考察，具有重要的学术指向意义。

殷企平对经典与愉悦关系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源自英国批评家克默德（Frank Kermode）的“经典美学”观——“提供愉悦是经典的必要条件，尽管并不明显”（*Pleasure and Change: The Aesthetics of Canon* 20）。殷企平认为，克默德的突出贡献就是“把审美愉悦作为经典的先决条件〔……〕重新确立了评价文学经典的标准〔……〕动摇了‘去经典化’理论的根基”（“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 28）。他据此主张，应把“审美维度”视为文学经典的“首要维度”，把“审美的愉悦”视为讨论经典标准的“先决条件”（《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当代卷（上）》 3）。此一论断确立了经典性的合法地位，构成殷企平理论进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另外，殷企平还注意到愉悦

的复杂性问题。他早在“经典即‘摆渡’”一文中便提及，摆渡伴随着一种“疼痛”且“艰辛的愉悦”（10）；而后更是强调，克默德学说的优点便是“指出了愉悦与痛苦的联系”（“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 30）。童明在评析克默德的愉悦观时亦作如此总结：“文学艺术中，愉悦不仅与沮丧混合并存，也与悲伤、恐惧、愤怒、羞耻、焦虑、孤独、无助、妒忌等情绪混合并存。艺术有一种化负面情绪为愉悦的能力”（184）。至此，殷企平的理论视角逐渐转移到对审美愉悦的系统阐释上。他首先注意到的是审美愉悦的评价主体问题，并通过“西方文论关键词：普通读者”一文深刻阐述了重塑普通读者的重要性。

殷企平在该文中的核心观点是，经典性虽有多种内涵，但“审美愉悦是先决条件”；而“审美愉悦的试金石恰恰是普通读者”，抑或说“普通读者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53）。论证过程中，殷企平对约翰逊（Samuel Johnson）和伍尔夫（Virginia Woolf）有关理想普通读者的构想进行了重新定位，并从批评实践、经典生成和理论关怀等维度，作出了具有鲜明现实指向的多元阐释。其一，在批评实践方面，殷企平尝试纠正异化趋势，强调“文学批评的宗旨之一是为普通读者服务”（48）。批评家不应以晦涩理论自筑壁垒、推离读者，而是有义务就经典价值与普通读者达成共识，引导他们树立审美标杆、提升审美能力、收获审美愉悦，并“防范个人趣味异化为主观偏好”（金佳 11）。其二，在经典生成方面，殷企平指出，“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最终要看它能否超越时空〔……〕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普通读者” 48）。读者的“审美判断和愉悦体验是检验经典价值、参与经典化过程的重要尺度”（金佳 11）。其三，在理论关怀层面，殷企平认为，“普通读者应该纳入共同体研究，或者说共同体研究离不开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张琰 19）。这一概念既涵盖来自不同“阶层、职业、教育背景等”的“平民、大众或底层读者”，也包含文学传统所召唤的“理想读者”（张琰 17-18）。唯有他们积极参与经典的阅读、鉴别、讨论，并从中获得审美愉悦，文学与批评才能真正发挥其形塑共同体价值纽带、缓解现代性焦虑的社会功能。可见，“经典——经典性 / 愉悦——普通读者”并非机械的因果模型，而是一个以普通读者为枢纽的动态生成机制。该机制为重建专业批评与普通读者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学理可能。

在殷企平的论述中，参与经典建构与体认审美愉悦同构，体认审美愉悦与参与文化实践同构。前者源于经典的审美属性及其提供的愉悦前提，后者则由经典承载的文化属性及其趣味形态决定。就前一同构关系而言，读者阅读、辨识、鉴赏经典的过程，首先是一种多维度的、可带来心理愉悦的审美认知体验。这既包括对艺术形式的赏析，又内含对思想、情感的体认，更涉及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正如殷企平一再引述康德（Immanuel Kant）所言，“鉴赏判断是想象力和知性这两种认识能力的自由协调活动或‘游戏’，它所判

定的是普遍可传达的愉快感 ”（“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 99）。就后一同构关系而言，殷企平特别强调，“文学作品的阅读、鉴别和讨论就是一种文化实践”（张琰 19）。这是基于经典的文化属性所得出的结论。他援引皮特•伯克（Peter Burke）《什么是文化史》（*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2004）中的经典观指出，“任何真正的文学典籍〔……〕都是一种文化书写”，“具有文化史和思想史的坐标原点价值”（《文化观念成熟时期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iv-vi）。进一步从文化批评视角来看，鉴赏经典就是探究审美趣味。殷企平赞成朱光潜“鉴别力就是趣味”及阿诺德“趣味即文化”的判断，并籍此直陈“没有趣味，就没有批评，也就没有文化”（“趣味即文化”45-53）。另外，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的趣味观也让殷企平深感共鸣。因为其不仅阐释了“审美趣味”的“物质性、社会性”，还尤为“重视它的文化实践意义”（殷企平，“走向公共精神” 78）。趣味的核心内涵是价值判断与鉴别，而文化实践意味着走向公共领域。殷企平认为，一旦批评“脱离了由普通读者组成的公共领域，那么它就无法在人类社会的根本性事物中发挥重要作用，只能被边缘化”（李睿 62）。以上两组同构关系表明，审美愉悦客观上发挥着连接经典、读者与文化的作用，它能使经典的审美与文化价值经由读者个体，对社会产生影响。至于其何以使可能变成现实，还需回到愉悦概念本身。

殷企平关于经典与愉悦关系的论证并非凭空而立，而是建立在对西方愉悦批评传统的深刻洞察之上。他指出，克默德的理论存在两点局限：一是未能有效廓清愉悦的美感与快感之别；二是未曾明确愉悦境界的高低之分。此外，现代语境中的愉悦还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霸权资本扩张与消费主义使愉悦面临商品化与异化风险；另一方面，当代理论对愉悦的误导性批判与解构，一度使愉悦成为雷区。鉴于此，殷企平在“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一文中通过梳理和重释西方文论中的相关论述，明确肯定了愉悦的审美内涵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命题：

第一，何为愉悦？他追溯至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并重申康德的美学主张，指出愉悦是“普遍可传达的愉快感”（93），等同于美，其无利害的本质与朱光潜所说的“无所为而为的玩索”（94）相通。这一传统强调愉悦与至高境界真、善、美的统一，以区别于私己的感官快感。第二，为何愉悦？从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克默德，到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朱光潜等诸多文人学者均赞成，审美愉悦可促成精神的蜕变与升华，直抵生命的深层意蕴。殷企平据此总结：“愉悦关乎人类尊严，关乎生命的奥秘”（95）。第三，愉悦何为？在殷企平看来，于个人，它能陶冶情操、提升趣味和境界；于社会，它具有巨大的文化与政治潜能。他以伊格尔顿、马尔库塞、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为证，指出审美愉悦可寓言性地指向“人类解放”与“社会改造”，成为“抗拒异化的关键”（98）。

值得注意的是，殷企平既关注愉悦的个体性体验，又强调愉悦的共享性维度。就个体而言，愉悦关乎读者的审美感受与精神满足。在共享层面，走出私域的愉悦关乎社群共同体的价值共识。这正是经典的审美与文化价值，得以从个体作用于集体，乃至人类社会的重要基石。由此，经典性、审美愉悦、普通读者形成严密的逻辑贯通，愉悦共享的必要性亦随之浮现。殷企平特此提出，“提供愉悦是文学经典的必要条件，而这愉悦必须是共享愉悦”（“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33）。

三、愉悦须共享

如果说普通读者的提出解决了审美愉悦的检验主体问题，那么愉悦共享则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审美文化实践的情感基础与社会潜能。在殷企平的理论中，经典提供的审美愉悦绝非一种孤立的、私人的心理状态，而是一种直指本质的情感结构，它需要被分享，并在分享中实现其链接精神世界、凝聚价值共识，以及推动共同体形塑的根本意义。殷企平认为，“共享愉悦是共同体的一块重要拼图；没有共享愉悦，共同体是难以想象的”（“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42）。至此，其理论体系以体认、共享审美愉悦为中枢，完成了从“文本－经典”、“个体－读者”到“社会－共同体”的逻辑跃升。这既是对南希等人“独体论”批驳的延续，又为文学批评界走出独体论怪圈贡献了路径，体现出鲜明的现实指向与时代关怀。

殷企平的思考回应了现代性语境下的共同体价值诉求，批驳了独体论价值取向。现代社会转型使传统价值、人际关系与社会向心力面临崩解，引发普遍的精神焦虑，让重塑共同体价值成为后工业时代共识。面对普世价值观日益显现的内在矛盾与局限，人类社会正经历从对立冲突到共存共享的价值范式转向，由靠“血缘、信仰、理性”维系的时代，“来到了用人类共有价值来维系的时代”（刘建军 34）。作为国内外国文学界率先关注此议题的批评家之一，殷企平早在“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一文中便敏锐指出，“人类社会对共同体的需求已迫在眉睫”（71）。同时，他也认为，“共同体的建构与其说依赖启蒙运动提倡的那种理性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文化／话语实践和探索”（李睿 63）。从黑格尔、马克思到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威廉斯，探索共同体内在属性一直在思想史上居于主流；但随着后现代与解构思潮兴起，“声讨共同体的有机／内在属性突然成了一种时髦”（“共同体”72）。殷企平认为，相关论述明显是“混淆／偷换概念、以偏概全、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76）。为此，他提出一系列理论主张予以回应。例如，其一，“共同体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度沟通／交流〔……〕没有深度沟通，就没有深度共同体”（74）；其二，无数文学家、思想家和批评家证明，“共同体概念最重要的属性是文化实践，意在改造世界”（76）；其三，共同体并不封闭，它是马克思和滕尼斯意义上“动态的、不断生长的、具

有开放性的”，而非南希和布朗肖意义上“不运作的”“不可言说的”（76）。从审美愉悦到共享愉悦的理路延展，正是殷企平将其共同体学思付诸理论建构的积极探索实践。

首先，殷企平认为，审美愉悦概念本身内含共享维度，是共同体的情感基石，最终指向人类整体。此种愉悦观，无疑贯彻着他对文化批评责任的理解，即“反对‘分离’，抗拒异化，关注人类社会的整体性与和谐性”（李睿 62）。在殷企平看来，无论是康德强调的愉悦“可传达性”与“共通感”，还是克默德和博伊森（Rowan Boyson）对华兹华斯“愉悦观”的非个人主义阐释，“从本质上而言就是‘共享愉悦’，是共同体情感的基础，更意味着融真善美于一体的至高境界”（金佳 11）。只不过在社会转型与商品浪潮背景下，愉悦或被物化，或被解释为感官满足、意识形态工具。这种将愉悦的个体性与社会性推向对立的做法，严重遮蔽了愉悦的审美、文化价值与情感力量。殷企平主张用威廉斯的“情感结构”（流动中的社会体验）与“可知共同体”理论重释愉悦内涵。此种视阈下的审美愉悦，是一个从“独乐乐”向“众乐乐”升华的动态过程，它起始于个体对美的认知、观赏、喜爱，蕴含着通往共享愉悦、进入更高境界的潜能。正如他援引博伊森所言，“愉悦的内在特质与其说是私密的、不为人知的，不如说是用来与人分享的〔……〕愉悦可以彰显人与人互助互动的集体情感；与此相应地看，共同体情感也会产生愉悦”（“愉悦” 98）。殷企平指出，审美愉悦无为而为、超脱小我和可普遍传达的核心内涵不可撼动，其不仅“为愉悦的共享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人类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路径”（“愉悦” 101）。

其次，经典的生成与传播，全赖共享愉悦的对话机制作用其中。通过这种对话，共同体价值纽带得以编织和传递。从克默德“经典美学”的未尽之意出发，殷企平将其提倡的那种需要社会参与和文化认同的愉悦，明确界定为共享愉悦。他认同共享愉悦与文学经典的生成、传播密切相关，并进一步阐发了该过程须经历的三个环节：“（1）作者有与人分享审美愉悦的冲动和意愿；（2）这种愉悦是可以分享的；（3）这种愉悦最终被分享了。只有这三个环节都完成了，经典的确立和传播才有保证”（“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 32）。另外，以上环节“必然涉及共同体话题”：“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的愉快交流”实现了，“共享愉悦就形成了，共同体也就形成了”（殷企平，“愉悦” 99）。在此机制中，“普通读者和文学艺术家的作用比文学批评家更大”（“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 33）。原因在于：第一，“文学作品通过叙事唤起读者跨越阶层的情感共鸣”，这“突破了独体论的桎梏”，为建立“深度共同体”，实现“真正的情感沟通与价值共识”创造了条件（金佳 10）。第二，“共同体需要共同的价值观来维系”，而阅读文学作品是甄别、判断价值的过程。普通读者作为此中主体，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和文化实践”，“共同体的价值纽带就难以形成”（张琰 19）。第三，批

评家的职责在于捍卫和践行“愉悦伦理”，引导普通读者在上述机制中达成审美共识，共同将个体愉悦转化为“守护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意识”（金佳 11）。

最后，共享愉悦之所以能为共同体塑形，根源在于它激发并凝聚了人类情感结构中的共情因子。在威廉斯那里，“情感结构意味着一种‘深度共同体’”，唯有在此之中，“沟通才成为可能”（殷企平，“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 78）。殷企平对此作了深化和补充。他认为，“‘审美愉悦’的共享过程正是‘深度共同体’的情感维系机制”，其以经典承载的“情感史料”为媒介，为“文学想象重构共同体情感”提供了可能（金佳 11）。沿此路径继续深掘，殷企平在“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一文中提出，共情“是共享愉悦的种子”，“共享愉悦扎根共情，同时通向共同体”（42）。他注意到，在 18 世纪以降的英国文学中，共情往往被当作“私利论”的反面加以强调。其中批判的锋芒所向，正是英国资本扩张期，工具理性主导的现代价值体系走向异化的现实。基于西式现代化引发社会危机的前车之鉴，殷企平在“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性”等文章中强调，我们“必须重视文学艺术才能抵达的情感结构”，“重视文学艺术为我们带来的共情”（25）。由此，殷企平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时代命题，即在社会转型期，共同体形塑离不开以经典为基底的文化实践，少不了愉悦驱动的审美共享，更需把共情激发的价值共识融铸其中。

殷企平的文学研究以其深邃的理论洞察、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现实关怀，为中国的外国文学批评作出重要贡献。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面临着资本逻辑宰制、工具理性扩张和个体化趋势加剧等种种困境，殷企平从文化焦虑切入，主张捍卫经典，重视普通读者，挖掘共享审美愉悦蕴含的凝聚共同体潜能，由此构建出一条为“经典”立法、为“愉悦”正名、为“共同体”塑形的批评路径。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入发展的当下，中国学者面对未来的文学经典研究，“应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方法，挖掘外国文学经典的思想潜力，为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持续创新贡献力量”（郭英剑 35）。

Works Cited

Kermode, Frank. *Pleasure and Change: The Aesthetics of Canon*. Oxford: Oxford UP, 2004.

迦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Gadamer, Hans-Georg. *Wahrheit und Methode*, translated by Hong Handing.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4.]

郭英剑：“从文学经典到思想建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参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外国文学研究》2（2026）：29-36。

[Guo Yingjian. "From Literary Classics to Intellectual Framework: How Foreign Literature Contribut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Intellectual Syste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6): 29-36.]

金佳、殷企平："文心织锦：现代性裂谷中的文化微光——殷企平教授访谈录"，《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5（2025）：8-13。

[Jin Jia and Yin Qiping. "Weaving Tapestry of Literary Minds: Cultural Glimmers in the Fractures of Moderni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in Qiping." *Journal of Zhejia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5 (2025): 8-13.]

李睿、殷企平："'共同体'与外国文学研究——殷企平教授访谈录"，《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2021）：59-65。

[Li Rui and Yin Qiping. "'Community'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in Qiping." *Fudan Forum o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2 (2021): 59-65.]

刘建军："当前外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当代外语研究》1（2026）：24-39。

[Liu Jianju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i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Contemporary Foreign Languages Studies* 1 (2026): 24-39.]

童明："美的愉悦"，《外国文学》1（2025）：180-189。

[Tong Ming. "The Concept of Pleasure in Aesthetics." *Foreign Literature* 1 (2025): 180-189.]

殷企平："经典即'摆渡'：当代西方诗歌的精神渊源"，《外国文学研究》4（2012）：9-16。

[Yin Qiping. "The Canon Is 'Ferry': The Spiritual Sources of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Poetry."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12): 9-16.]

——："经典化和经典性"，《中文学术前沿》1（2013）：140-147。

[—. "The Canonization and Canonicity." *Chinese Frontier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 (2013): 140-147.]

——："西方文论关键词：普通读者"，《外国文学》6（2019）：44-54。

[—. "The Common Reader: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6 (2019): 44-54.]

——："西方文论关键词：共同体"，《外国文学》2（2016）：70-79。

[—. "Community: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16): 70-79.]

——："英国文学中的共享愉悦与共同体形塑"，《外文研究》2（2025）：42-49。

[—. "Communal Pleasure and Community Building in English Literature." *Foreign Studies* 2 (2025): 42-49.]

——："西方文论关键词：文化"，《外国文学》3（2010）：73-82。

[—. "Culture: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10): 73-82.]

——："华兹华斯笔下的深度共同体"，《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2015）：78-84。

[—. "The Deep Community under the Pen of Wordsworth." *Journal of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 (2015): 78-84.]

——：“绪论：超越历史的文本共同体”，《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当代卷（上）》，吴笛、殷企平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第 1-11 页。

[—. “Introduction: A Textual Community Beyond History.” *Studies in the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Classics: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Vol. 1, edited by Wu Di and Yin Qiping. Beijing: Peking UP, 2019. 1-11.]

——：“文学经典与共享愉悦”，《东吴学术》6（2023）：26-33。

[—. “Literary Canon and Shared Pleasure.” *Soochow Academic* 6 (2023): 26-33.]

——：“西方文论关键词：愉悦”，《外国文学》2（2024）：89-101。

[—. “Pleasure: A Keyword in Critical Theory.” *Foreign Literature* 2 (2024): 89-101.

——：“外国文学研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联性”，《外国文学研究》4（2024）：25-28。

[—. “The Relevance of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to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4 (2024): 25-28.]

——：“趣味即文化：阿诺德对文学批评的贡献”，《外国文学研究》5（2021）：43-54。

[—. “Taste as Culture: Matthew Arnold’s Contribution to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21): 43-54.]

——：“走向公共精神：伊格尔顿的趣味观”，《外国文学》6（2022）：71-80。

[—. “Towards Public Spirit: Eagleton’s Views on Taste.” *Foreign Literature* 6 (2022): 71-80.]

殷企平等：《文化观念成熟时期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 年。

[Yin Qiping et al. *The Idea of Culture in British Literature: Volume Four-Matur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20.]

张隆溪：《作为发现的世界文学：扩展世界文学的经典》。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5 年。

[Zhang Longxi. *World Literature as Discovery: Expanding the World Literary Canon*. Shanghai: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25.]

张琰、殷企平：“‘普通读者’与外国文学研究：殷企平教授访谈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3（2022）：14-23。

[Zhang Yan and Yin Qiping. “The Common Reader and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Yin Qiping.”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3 (2022): 14-23.]